

國文評選

第一集

王靈皐編

序言

一

我是從中國的舊私塾滾出來的，所受的私塾先生的顛預的待過及混蛋的教授法，實在一言難盡！我現在只舉一個例：

我十三歲時，南京一位老名士，他與馮夢華先生同爲江南績學之士，平生對於漢學，宋學均極有根柢，他與我的祖父有舊，主張我應受一點文學及歷史的基礎教育，於是就送我一部左傳，一部綱鑑易知錄。我當時喜歡得不得了，把書搬到書房裏請先生講。那曉得這位先生迎頭就給我一個釘子，說是『這些無用之物，講牠則甚？還是二論引端，周稿山文稿要緊！』我却不因此止住我的前進的志趣。於是我便自己圈點綱鑑易知錄，自己讀

左傳。後來我終於把牠圈讀完了，雖然是句讀錯得一塌糊塗，結果總歸得了不少零碎的歷史知識，引起了我對文學的興趣，我並且手抄了四本左傳文選。

後來進了中學校，國文教員就是我上面說的那位南京的老名士。我那時連三百字清通的文字還做不上來，雖以他的援引，終只取得一個備取，但他對於我的作文字的教授，仍然是非常熱心。他教我讀通鑑，教我做日記，給我改文章。他給我改文章與我那個私塾先生真是絕對相反。那個私塾先生改我的文章，總是從頭到尾，一齊抹殺，給我每次總是『黑槓子』吃；這位老教習却不然，他改我的文章，總是將就我的意思，把牠改通順就得了，他常說，『之乎者也已焉哉，七字通來是秀才，』這話在二十三年後的今日看來，固然可笑得很，但在當時的老輩中實在還是進步的教授法。

以後，我又進了別的學校，雖然也曾當過五年的小學教員，五年的中學教員，我自己都是教國文，嘗過幾許甘苦，同時看見他人的教授國文的方法與夫學生方面的感受，積下種種經驗，覺得國文這一科，實在有三種困難：

(1)教授方法的困難。我從前在一個中等農業學校裏當國文教員，同時有一個桐城派的老舉人也是一個國文教員。其時當教員的，大都不與學生接近，我却是好動，除了上課之外，我好到學生自修室和寢室裏去和他們談天。那年冬天，某班學生們糊窗戶，揩桌子，糊牆壁都是這位桐城派教員所發的國文講義。我問他們爲什麼這樣，他們就把這位先生的教授法告訴我：

「他每天教我們一點鐘的國文，但是搖鈴上堂之後，不要十分鐘，便把他的一篇國文『子是夫子，曰是說話』地講完了；講完

之後，他和我們大家就鼓着嘴坐着。這自然是他最難過的時間，挨不到半點鐘，他就訕訕地夾着講義跑了。第二天是如此，第三天……第……天仍然是如此。至於我們對於他的講解懂不懂，有什麼疑難沒有，他却一字不提，這不僅是他不留心，而且是他不願意，所以講義發得越多，大家越討厭，結果只有把牠拿來糊窗補壁了。」

像這種教員的教授法是當時，並且恐怕現在還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這是第一個困難。

(2)教材選擇的困難。現在選擇青年學生的國文教材，有三種意見：一種是主張用舊的材料如史記，左傳，紅樓，西廂之類，因為牠是中國文學之成熟的作品，可以做青年研究文學的模範。一種主張新的教材，如現代人的作品及翻譯的外國名著。第三種主張是：參合新舊，舍短取長，要

以適合現代青年的需要爲主。前兩種主張是絕對的不可通融，都未免失之過偏。純用舊的教材，固然是閉着眼睛開倒車，純用新的教材，也是不切實際，蔑視中國文學中的一部分精粹，我皆不贊成，我贊成第三種主張。但是所謂『參合新舊，舍短取長』，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裏的困難不在教材之缺乏，而在選擇教材者之庸俗陋劣。譬如紅樓夢，一班腐儒都把它當做淫書看，自然要摒除教材之外，然而若是以文學的眼光，尤其是以社會科學做基礎的文學家的眼光看來，牠實是中國近幾百年的一部空前偉大的傑作，是近幾百年來一部綜合各派文學的長處的一部傑作。然而因爲教者的胆小識淺，遂令此種偉大作品常常埋沒在人的忽視之中！又如史記，左傳，在一班舊學家看來，固是文學的瑰寶，即在我們看來，也是舊文學中的明星。不過問題是在於你的教授的對象是怎樣的一種程度，你的教授方法如何，教授的立場又是如何。若是你還用從前那種古色古香的腦

筋，五帝三皇，周公孔子，孝子賢孫，忠臣節婦的觀念，不但史記，左傳教不得，紅樓西廂教不得，就是把托爾斯太，莫泊桑，羅蘭，雷馬克的著作給你教，也不過是用白話文來說『聖諭廣訓』罷了。然而我們還是卑之勿甚高論，着實說來，現在書肆中出版的國文教本，真沒有一部比較完善的（自然依我們的眼光看是如此）的教材。既沒有一部比較完善的教材，若要靠各個教師於生活碌碌中去選擇適當的，那更是憂憂其難。這是主觀與客觀條件都很難具備的緣故。

（3）教者的科學常識的困難。國文，一般人的見解從前總把牠當做是舉人，進士的專門職業，以為只要會做幾句濫調的文字的就能充數，其實不然。一個國文教員必須有充分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常識。譬如我們講到狗約一篇，就要把基督教在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歷史中的作用及與在近
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講到性的環境一篇，就要同生理學，社會學與心

理學聯繫起來，就是要從生理，心理與社會學的見地說明性的問題之應注意，對於青年的性生活應當如何解放，如何指導，如何使之不妨礙其自然的發展而又致崩潰橫絕，有害生長；講到鄭板橋的『五言絕句四首』，就要從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上說明鄭氏的文學是當時社會關係的反映；講到太湖上的風波就要說明水滸後傳之時代的，社會的，政治的關係，說明牠與水滸傳之思想上的異同；講到請大家來照照鏡子就要批評作者思想的謬誤，或是從其中提出幾個可以討論的問題，讓學生去批評；講到叔巴士底堡就要從最下層民衆的立場說明法國大革命的原因，結果及牠對於世界的民主運動的影響，牠的不朽處以及牠的缺點來做我們中國的革命青年的指示，然而亦難矣！

以上三種困難，是我們中國青年的國文教師所應打破的，而打破這些困難，也是我們中國青年對於他們的國文教師，對於負教育之責的前輩及

當局之要求的權利。這三種困難，半由於教者主觀的原因，半由於環境與物質的設備以及比較完善的參考書之缺乏的原因。教者的主觀的困難，只有由教者自己去排除，或是由青年學生用他們擇師的權利盡量地去設法；至於客觀的困難則凡於多少有點教育經驗，學識及對於青年的前途關心的我們都不能放棄這個責任。我發願（自然一半也是朋友們的督責）給青年學生編兩部研究國文的讀本（一部初中的，一部高中的）本書就是初中的國文讀本的第一卷，是我初次的嘗試。

二

我未編這種國文讀本之先，自己立了一個主意，就是：

（1）我這個國文讀本不是完全精密地按照學校的課程時間，分配教材的量，而是注重初中的青年的國文程度及其生活所需要的教材，於這些教材中，提出一部分出來做個榜樣，以便教者可以依此類推去選擇其牠好教

材，讀者也可以觸類旁通去選擇其牠好讀物。

(2) 學校的一切學科都不是包醫百病的良方，也不是『得此已足』的萬寶囊，牠的作用就在就每科給學生預備一個到人生之路的基礎工具或則在學校的實際生活中指示青年一個可以走的路子，若果以爲畢業憑單拿到手，各科都及格，便算『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這個東風，借做『職業』或『機運』解)，那就大錯特錯了。

(3) 我以這少的分量的教材，不僅要使青年學生知道由此去選擇他的國文讀物，並且要給他們一個『思想的方法』——反形式邏輯的方法。以我所選的國文教材雖都是幾費斟酌，始行決定的作品，對於牠的好處，絲毫不敢埋沒，然而對於牠的缺點，也一點不肯放過。譬如，我對於胡適之先生的白話文，可算是佩服已極，然而對於他的思想謬誤處却不願因感情而忽視。因爲一篇文字，任憑牠的作者是怎樣一個絕地通天的思想家。

都不能不受時代，環境與其他社會關係的限制，那牠就不能完全無疵。我們把牠的好處壞處儘可能地指示給學生看，正是我們『識途老馬？』的責任。

當時心中隱隱地立下一個計畫，對於初中三年的國文教材盡量地採取白話文，如須文言，也是擇其極其近於白話的，至少第一卷（即第一年的）要這樣，所以定下：

（1）第一卷（第一年級的）：百分之九十的白話文（就分量言），百分之十的極其近似白話的文言文。

（2）第二卷（第二年級的）：百分之八十五的白話文，百分之十五的近代文言文。

（3）第三卷（即第三年級的）：百分之八十的白話文，百分之二十的近代文言文。

至對於近代白話則亦立下兩個標準：

(1) 本國的文學作品則取其文學技術與內容兼備的，若果這等於鳳毛麟角，那只有節取其文學技術的長處而其思想又不是十分反動的，因為在現在的中國文化的領域中，及現行政治制度下也只能這樣。(2) 西洋的文學則擇其富有近代色彩而譯文又十分雅潔不令人生厭的。因此種種就不能不有兩種工作：

(A) 把每篇文字的『結構』大略地分析出來，使教者學者省却一番思索的工夫，尤使對於國文茫無頭緒的青年學生得到一點入門的途徑。

(B) 文字的結構雖然明白了，若果不瞭解牠的內容是沒有用處的，於是就不得不繼之以『批評』。編者並不是對於『昔賢』與並世而生的作家無故地『吹毛求疵』，這實在是要給青年即我們將來社會的柱石，築下一個堅固偉大的基礎，不得不爾。袁簡齋有句道：

「兩眼曾將秋水洗，

一生不受古人欺」。

我們希望現代的青年不但要把兩眼洗得晶明，並且要把頭腦養得冷靜，胸中養得雪亮，不但不要受古人欺，也不要受今人欺，不但不要受中國人欺，也不要受外國人欺，那就是不爲徒勞了，而我把這部國文讀本，叫做『國文評選』，也就是這個緣故。

三

以下是我對於國文教師的幾個意見：

(1)要明白國文教師所負的責任。國文教師的責任，不僅在於給青年學生解字釋句，若果如此，那學生只要每人買一部字典與辭源就够了，何必要教師來做這種機械的解釋，廢時失業；也不僅在於教學生讀幾篇文章，做幾篇策論式的課題，是在於引起青年研究文學的興趣，啓發他們文

學的天才，指導他們研究文學的門徑並借着做文以觀察青年的實際生活的活動，使他們敘述他們實際生活的活動，養成他們思辨，批評，分析，綜合的能力。教師的手中雖然拿着國文課本，但他的眼光却要四射到學生的學校生活與家庭生活及家庭學校以外的周遭與夫時代的一切一切。所以：

(2) 爲中學國文教師的至少要注意下面幾件事體：

(A) 白話文與文言文在現代社會有其不同的價值。白話文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傳達人類意識，聯結人類關係的表現工具，文言文則只是我們研究古代學術及歷史的一個研究工具。兩者的功用不同，範圍不同，教的方法及注重點自然也不可一概而論。

(B) 一般的教授法與個別的教授法。一般的國文教師，不是把學生看成過高，就是把學生看成過低，或是把全班學生看做一樣的高低，他的教授法以及他的教材的選擇，也就是囫圇吞棗，模模糊糊，或則只注重一般

的講授，而忽視各個學生個別的特性與能力。自然在同一的教材之下，很難顧到青年兒童的個性，但是總要儘可能地注意到這一點，不然的話，那你一上講堂，學生的瞌睡就來了。我常和朋友們說，你要考察國文教師能否勝任，只要看他上講堂的時候，聽講的學生是否在看小說，是否在打瞌睡，就是說，他能否引起學生的注意力，提起學生的興趣。要想達到這個目的，一定要：

(C)注意學生的實際生活問題，把他們的實際生活與國文的教材及練習聯繫起來；

(D)鼓勵學生自動的研究。我從前教授國文的時候，都是用這種方法的，結果很有效。這種方法怎樣呢？

第一，把選的教材用油印印出來，不加圈點，不分段落，上課時，發給學生，即在教室教他們用新式標點圈點出來，并分出段落。圈點後，仍

行把牠一齊收回，用紅筆加以改正。這是第一步。

第二，第二次上課時，把已改正標句的教材發還給各生。任意指定一生從頭宣讀，或數生按次分節宣讀亦可。甲生宣讀以後，使乙生糾正其讀音及語氣輕重的謬誤，丙生宣讀時，丁生亦然。本文宣讀以後，再任擇一生講解文義，或數生按次分節解釋亦可。甲生解釋文義以後，使乙生加以指正或批評，再使丙生加以批評之批評，或再由丁生從而評判，教者起初只站在旁觀地位。這是第二步。

第三，到了末了，估計學生的意見已差不多，然後教師把牠總結起來，加以綜合，擇其是者而從之，其不是者而糾正之，并從問題的各方面再加以發揮，使學生得一明確有系統的意識。這是第三步。

第四，教師說明以後，還要給學生一個機會，讓他們公開地質疑問難或是加以批評，教師須誠心悅意地一個一個與以答復，那末，這樣一來，

學生不但不能托懶，也必不願托懶，因為他們對於這一科目已經感到興趣。

這樣的教法，雖然在形式的分量上一學期教得很少，然而學生讀得一篇，就是一篇，勝於平常讀十篇或二十篇。這便是曾國藩所謂「讀」的方法。然而教師的責任還不僅此，還須盡量地分別介紹良好讀物給學生看。這就是曾國藩所謂「看」的意思。譬如我們講到「冒得官自殺」，就趁便把官場現形記一書的內容大概介紹給學生；講到「刼巴士底堡」一篇，乘機就把法國大革命史及法國革命史介紹給學生；講到「刼法場」，就把水滸傳介紹給他們。他們覺得教師講得本文有趣，自然會看牠的全書。這樣一來，學生讀書的能力就可以和他在教室受教的教材相輔而行了。此外教學生自己選擇題材，發表意見，鼓勵他們記日記，鼓勵他們搜集某一問題的材料。這便是「寫」與「作」的工夫了。